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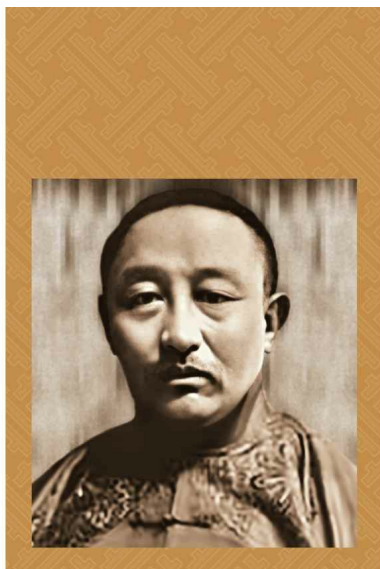
人文西藏

九世班禅 传略

喜饶尼玛 韩敬山 著



国际传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九世班禅传略

喜饶尼玛 韩敬山 著

 西宁传播出版社

目 录

上篇 1883-1923 九世班禅在西藏的四十年

第一章 寒门之子“入”金瓶——九世班禅坎坷历程的开始

命运的选择——成为八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来自紫禁城的圣旨

驻藏大臣文硕主持金瓶掣签

驻藏大臣升泰主持九世班禅坐床典礼

第二章 自古英雄出少年——十五载宗教领袖心路

1887：蓄谋的罪恶将摧毁香格里拉的宁静

在“男尽女绝”的抗英氛围中，圣旨里说了什么？

掣签诏书中有一件事更为紧迫

炮火带来的万众一心——隆吐山千名汉藏兵勇慷慨成仁

藏事处置：两任封疆大吏升泰与奎焕的异同

内争不止、外侵不断的西藏时局

驻藏大臣有泰与桂霖的入藏

第三章 肩挑政教两重担——清廷最后七年间的九世班禅

认敌为友的驻藏大臣有泰

内外复杂政局中九世班禅竭心领悟朝廷要旨

清廷认可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

英国对九世班禅的图谋

印度归来后面对的西藏政教事务

第四章 西藏政局是与非——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

拉萨政局的最终失控

中央政府的加封令

英国人在西藏事务中活跃的身影

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人的公然挑衅

下篇 1924-1937 九世班禅在内地的十五年

第五章 游走政商教三界——九世班禅心向共和

历史由此改道：九世班禅不走寻常路的因果

中央政府电令甘肃 内容尽显尊崇

要员兰州迎接 接待方案成为标准

扎什伦布寺被噶厦强行接管

山西太原的意外仪式

北京：一场特殊的迎接仪式

沪宁杭之行 全面展示高僧大德形象

普陀山、上海之行再现九世班禅乐善好施

南行弘法：改良宗教生活饮食习俗 谦虚诚恳令信众悦服

中央政府强化九世班禅地位 再授新封号

驻锡护城河边福佑寺 为共和而奔走

第六章 大动荡中定志坚——复杂局势下“互信与互动”的新格局

奠定双方互信的点滴建构

密电请求返藏抵抗尼泊尔入侵

媒体眼中的九世班禅首都行

从战略考量重视并解决九世班禅之忧

始终以藏传佛教为纽带护国利民

第七章 以特殊影响聚民心——“九一八事变”后九世班禅致力修建

护国法会

仁王护国法会：共立民族同心之愿

时轮金刚法会：为国家民族前途祈祷

药师七佛法会：祈祷国运隆昌

第八章 蒙藏甘青未遑宁——在“固民心、促内向”的宣化中缘聚共

识

[德王倾心“自治”拒纳忠言](#)

[躲过一场劫杀](#)

[百灵庙发来的密电](#)

[精心筹备返藏之路](#)

[各方尽力调解两大活佛的关系](#)

[返藏：不断遇到的问题](#)

[返藏在万事俱备中落空](#)

[第九章 现代国家意识的开启——国民政府时期九世班禅的十年](#)

[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积极主动参与现代社会各项事务](#)

[以政教双重身份传递国家一体理念](#)

[蒙藏子弟教育成为九世班禅牵挂的重点](#)

[内地新加的“朋友圈”令其视阈开阔](#)

[与名流要人始终保持着友好互动](#)

[“宁远楼”上主法诵经追荐十三世达赖喇嘛](#)

[尾声 九世班禅生命里的最后五十天](#)

喜饶尼玛，藏族，四川炉霍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其他多个项目，论著曾获省部级特等奖等。

韩敬山，满族，辽宁大连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心理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央政府治藏及汉僧入藏史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转世制度研究等。201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

上篇 1883-1923

九世班禅在西藏的四十年

藏北羌塘，千里草原人迹罕至小道。

风肆雪虐，人马艰难前行。北奔焦虑数月，心寄唐古拉山。

身后烟尘，现噶厦千名精锐。

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入藏之地。

伫此回望山水西藏，人生正入不惑之年，困惑、大惑却萦绕不止。这一回望，是否冥冥中感受到自己再难回到生他养他的雪域，再也无力重回扎什伦布那高高的法座之位，再也没有机会向信他、爱他、崇敬他的信众传递长流的法缘……

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

他，就是九世班禅^[1]额尔德尼·确吉尼玛。



九世班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

第一章 寒门之子“入”金瓶——九世班禅坎坷历程的开始

当居于紫禁城之外的载湫被宣布成为大清帝国第十一任皇帝后，这位紫禁城的新主人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国家即将遭逢的危机。

此时的光绪皇帝，只是一位刚满千日的玩耍孩童。

光绪继位第九年，一位失语者之子伦珠嘉措在康藏交界处的加查地方出生。而对于一国之君的光绪来说，这一年最重大的事就是清帝国与法兰西的开战。

伦珠嘉措与这位大清皇帝相差十二岁，按照地支顺序，两人属相均为羊。

命运的选择——成为八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1883年藏历正月十二日，疲惫的当琼措姆躺在一贫如洗的家里，听着贵族宅院传来的欢庆藏历新年的笑喊声、行酒令，而身边却没有孩子的父亲，心中倍感凄凉。

一阵阵腹痛袭来.....

凌晨时分，这位孑然一身的牧羊女生下了一个长相端庄的国字脸男婴。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生下的儿子，会是后来尊贵得不能再尊贵的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邻居闻听婴儿哭叫上门时，当琼措姆突然发现自己再也说不了话。

后来有人传说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母亲非常健谈，常常插手扎什伦布寺政教事务，“以致是非丛生”[\[2\]](#)，八世班禅怎么劝说母亲均无效果，只好祈求转世再来时母亲能寡言少语。于是，九世班禅的母亲“产后即哑”[\[3\]](#)。



九世班禅生母

1929年《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第1-2期

因伦珠嘉措的母亲身不由己，还要给贵族世家照顾牲畜，权衡之下，唯有把他送到外祖父美旺布的家中，与岁月一起任性成长。

1887年，藏历第十五绕迥火猪年。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吉祥天女佛像前。

12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庄严作法，以问卜八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方位。

随后，扎什伦布寺据此秘密派出多路寻访队伍，开始寻找驻世仅27年的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圣寺之一，依山傍水，金顶碧瓦，建筑高广。

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当时寻访到三名候选灵童，均非常聪慧灵异。但在前世八世班禅灵塔前卜卦时，突然发现灵塔殿的一根柱子上长出一枚大白菌，按照藏文的意思就是隐示转生在噶厦宗。而在辨别八世班禅的遗物时，只有其中的伦珠嘉措屡试不爽，丝毫不错。最终，这位贫寒之子伦珠嘉措成为三位候选灵童之一。

来自紫禁城的圣旨

当驻藏大臣文硕请旨一折，奏称“访获聪颖异常、有灵根之幼童……”^[4]，1887年12月23日，光绪皇帝朱批：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已届五年……朕心悦览。著照所奏，即遵定例将三幼童之名入于奔巴金瓶内……并明确“敬谨掣签”^[5]。皇帝的旨意相当明确，那就是一定要遵历史定制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掣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人选。

接获圣旨的文硕，一面紧张处理英国侵藏的复杂棘手事务，一面庄严地行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命令扎什伦布寺将寻访到的三位候选灵童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送往拉萨，准备金瓶掣签。

三位候选灵童，三路浩荡的护送队伍，从日喀则、托杰、塔布（今西藏自治区加查县和朗县境内）向拉萨前进。

经过72天的紧张筹备，1888年2月26日，正月十五，在拉萨布达拉宫皇帝的牌位前，金瓶掣签开始。这场掣签，是乾隆皇帝正式确定金瓶掣签制度后的第五次。

这一天，拉萨殊胜，风来闾阖，气象清和，诸事吉祥。

布达拉宫。

色松南杰殿，清朝乾隆皇帝的唐卡肖像前，矗立着用汉、满、蒙、

藏四种文字书写的牌位——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首先举行的是唵经环节，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甘丹赤巴^[6]、扎什伦布寺札萨^[7]喇嘛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西藏权威人物相继入场。

驻藏大臣文硕主持金瓶掣签

唵经完毕后，驻藏大臣文硕当场将三名候选灵童的名字用满文、汉文、藏文三种文字抄写在象牙签牌上，经全场验视无误后，郑重地放入金瓶。

庄严的宗教仪轨。

最终，抽签的时刻来临。

只见驻藏大臣文硕在象牙签牌上抽出一名，由此，加查地方当琼措姆的儿子伦珠嘉措中签，成为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数小时后的布达拉宫日光殿。

班禅转世灵童第一次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熟练地为其剃发，并取法名为确吉尼玛。

是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2岁，班禅转世灵童5岁。

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送上为班禅转世灵童亲自撰写的《名号赞》《长寿经》《祝词》后，庆祝宴会分别在布达拉宫日光殿和西藏噶厦的大厅举行。

噶厦是西藏地方的行政机关，通常由三俗一僧的噶伦组成合议庭，总揽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意旨行事。

十三世达赖喇嘛招待扎什伦布寺全体代表的是精致的油炸面点，赐给所有代表护身符，为所有代表灌顶。

两个月后，17岁刚刚成婚的光绪皇帝得悉掣出确吉尼玛为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后，心里无比高兴。年轻的皇帝考虑周全，与圣旨一同

到达的还有一并赏赐的多套皇家专属贺礼：给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大哈达一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给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

光绪皇帝在圣旨的最后还不忘请驻藏大臣转告西藏地方摄政：一定要妥善照顾好九世班禅，“以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

驻藏大臣升泰主持九世班禅坐床典礼

四年后。

1892年正月初三，班禅坐床典礼。

坐床典礼对任何一位大活佛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事项。

典礼前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重，这四年来，驻藏大臣升泰不断上奏朝廷请示坐床日期，颁授金册金印，赠送物品等，由于光绪皇帝亲自下达“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8]的旨意，这些贺礼均在坐床大典之前由各省派员如期护送抵藏。扎什伦布寺僧人全部投入这一重大喜事的筹备中。升泰受命亲临扎什伦布寺主持，同时代表清中央政府赐九世班禅白银万两。

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有16岁，尚未受比丘戒，所以“遵照佛规”^[9]不能为班禅授戒。此际，西藏地方摄政为第穆呼图克图，于是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由第穆呼图克图为九世班禅担任授戒堪布。



九世班禅进献慈禧太后之蜜蜡珠（左）和银质坛城（右）

九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坐床之后，立即特派扎什伦布寺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深表谢恩，但堪布因水土不服于1895年10月2日在北京病逝。12岁的九世班禅知悉光绪皇帝不忘对病逝的堪布做出“赏银一百两，哈达一方”^[10]的抚恤后，心中尤为感动。

是年，九世班禅还相继派出两路专使赴京朝贡宝物，其中9月15日的专使除了恭祝皇帝万岁之外，还向皇帝呈递相当于贺折的特殊公文“丹书克”；9月29日的专使则是特为“谒陵”。

第二章 自古英雄出少年——十五载 宗教领袖心路

九世班禅确吉尼玛出生前，英国已经吞并了不丹，并加紧布局对中国西藏的征伐。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出生之年的1855年，在英国的怂恿和武器援助下，廓尔喀（今尼泊尔）竟发动侵藏战争，袭扰达两年之久。战争的终局成为西藏永远的痛点，开中央政府批准同意西藏地方政府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先河，为闪躲幕后的英国人进一步侵藏埋下了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就在中央政府于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用金瓶掣签掣出班禅转世灵童的当年，英国也不忘送上一份特别的“厚礼”，在侵占锡金国土后，将“英国女王的军队”推进到西藏边境线上。未雨绸缪的西藏地方政府迅速集结军队构筑防线，誓不与英人共天地。这就意味着一旦英军北上入侵西藏，隆吐山防线将变成抗击英国军队的第一道“铜墙铁壁”。

必须拔掉隆吐山防线这难以逾越的障碍！

必须彻底瓦解构筑在西藏土地上众志成城的抗英心理！

紫禁城，最终以献媚的方式满足了英国人上述两个野心。

1887：蓄谋的罪恶将摧毁香格里拉的 宁静

1887年，大清帝国的西南边境线上突然传来英国正式占领锡金的消息，这就意味着“西藏地方军队于1888年被武力驱逐出锡金”^[11]，英国

仅用15年时间就将西藏地方势力荡涤，西藏僧俗怎不震惊？

时局危难下的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联合西藏地方七品以上官员呈文向驻藏大臣文硕表示：“纵有男尽女绝之祸，唯有复仇抵御，实力阻挡。此系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切结，毫无三思更悔。”[\[12\]](#)

驻藏大臣文硕亦决心与西藏民众身手相连，生死相依，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丢失一寸土地，让大清帝国失去一分尊严。

万里之遥。

紫禁城的朝堂之上，自有其逻辑和考量。

45年来，鸦片战争失败引发的伤痛让这个庞大富庶的帝国从自大渐变屈膝。中英《南京条约》的最后落笔，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自此，大清官员遇着洋人就自矮三分。但此刻的驻藏大臣文硕却期盼皇帝真切践行太和殿龙椅之上的“建极绥猷”，顺承西藏僧俗的啼血呐喊，改变这种荒谬的矮己逻辑，鼎力支持西藏僧俗抗击英吉利……他急切地等待着北京传来的消息。

在“男尽女绝”的抗英氛围中，圣旨里说了什么？

期盼着，期盼着，激情满怀的驻藏大臣文硕盼到的却是令他目瞪口呆的冰凉谕旨——“接受英国提出的各种条件；立即撤出隆吐山防线”。

驻藏大臣、满洲正蓝旗人文硕跪地谢恩，接过圣旨的双手不住地发颤，最终瘫坐在地。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西藏全体僧俗官员传达这个残酷的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圣旨。

驻藏大臣文硕深知拆除藏族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的隆吐山防线，

这对大清帝国意味着：从此，藏中门户洞开。

文硕隐约预感到，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第一道罅隙。

不敢往下想。

消息传到雪域高原金顶下的寺院、城区以及八千里边疆线时，无论是身为贵族的古扎、身为庄园主的格巴、身为官员的本布，还是作为男性奴仆的列巴，每个人的表情均显愕然。

大是大非，何去何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思维，令驻藏大臣文硕走出了人生中第一步大胆的险棋。他在意朝廷对他的看法，他更在意西藏僧俗心中的天平，甚至认为这并不是光绪皇帝的本意。

下定决心的时刻到了——死也要和西藏官兵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抗击英吉利的隆吐山沙场之上。

掣签诏书中有一件事更为紧迫

1887年12月23日。

光绪皇帝下诏同意金瓶掣签的诏书中还写有另一件大事，字数超过了金瓶掣签事的三倍，核心有三：

一是，设卡不能设在西藏界内，换句话说，就是自动放弃隆吐山的国家领土。

二是，正与英国商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卡禁绝通商之路，明显与定约背道而驰。

三是，英国尚知通情退让，西藏是中国领土，竟不知恭顺朝廷。

这种公文中罕有之语意味着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文硕身上，并在此诏书中引申出将来如造成严重后果，国家不会

对“顽梗之徒”给予保护。

驻藏大臣文硕面对诏书中“立即将设卡军队撤回，不得拖延”的命令，书写了对他来说一生中最艰难的呈报：

西藏方面并无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碍难抽撤。

“并无”“碍难”的强化字词，相当于直接拒绝了皇帝的命令，这也意味着文硕的最后一搏。

文硕的内心想着自己自1856年正式走上从政生涯成为一名户部员外郎，弹指一挥间已是32年。

往事如昨。

记得布达拉宫张灯结彩喜迎班禅转世灵童之际，英国军队开始炮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隆吐山，战争惨烈，史称第一次抗英斗争的“隆吐山保卫战”。

仅仅在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半个月后，光绪皇帝就突然对军机大臣下令，要求六百里加急，命令文硕在升泰到任后立即来京，一天不得耽搁。此令发出七天后，光绪皇帝就对文硕的政治生涯作了彻底了断：办事不力，不顾大局，胆大妄为，即行革职。

“胆大妄为，即行革职”八个大字令文硕不住地颤抖。他回想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路，不由得想到在藏处理的两件大事：

一是，按照中央政府要求，通过金瓶掣签选出九世班禅；二是，坚决支持西藏僧俗抗击英军。

此生对天对地对皇上，坦坦荡荡，有怨无悔。想着这些，眼泪瞬间奔涌成行。

接任的驻藏大臣升泰当然知道文硕被罢黜的原因。他就职之后汲取前任的教训，坚决执行清廷的退让政策。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罅隙开始出现。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文硕的去职，深感朝廷不知用人，难以依靠，开始有联俄之意。

炮火带来的万众一心——隆吐山千名汉藏兵勇慷慨成仁

隆吐山位于中国与锡金边界内侧的纳宗东北20千米处，山峦起伏、水潺草茂、密林交错，它控制着大吉岭进入西藏的通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在隆吐山防线，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藏军之外，九世班禅方面的僧兵也出现在战场上。其时，前线总指挥最为满意的精锐则是有百名藏兵之战术已达到“甲穷马”的水平。“甲穷马”意即经汉族军官培训的藏兵。

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只有大刀、长矛、弓箭和原始的甩飞蝗石鞭与火绳枪，对抗“阴险狡猾，惯耍诡计，难知究竟”^[13]且拥有新式武器的英军。

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者。

隆吐山防线，于1866年始设卡驻军，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寺庙都要派人参加侦察放哨。为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除了一些寺庙专门训练僧兵外，藏军还在隐秘的密林中修筑石头哨卡。

1888年。

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堪布会议厅在开战前为了抵挡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入侵，选派精壮石匠、木匠，增派人力差徭，建立新的战地碉堡，南北上下普遍调兵，并动员北方四部之骑兵，摩拳擦掌以对付习性狡诈的英军。据史料记载，还有一些汉兵加入到抗英的队伍中。

战争十分惨烈，藏军终告失败。

驻藏大臣长庚一方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一方面还要顾及西藏地方僧俗百姓的情绪，把控好平衡点，于是说话瞻前顾后、如履薄冰；

办事小心谨慎、处心积虑，生怕出现任何纰漏和不应有的闪失。面对隆吐山战役藏军的失利，清廷毫不犹豫顺势将其撤换。

藏事处置：两任封疆大吏升泰与奎焕的异同

藏边仁青岗。

身为蒙古正黄旗人的升泰虽已有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的丰富谈判经验，但亦显得焦虑不安。

当他和谈判团队一同出场时，遭到了英国谈判代表贝尔的拒绝，明确声明务必将西藏地方代表排除在谈判桌外。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唯英国马首是瞻——清廷同意撤兵、定界。

此次，英国人虽没有被允许到西藏地方境内通商，只是在边界进行交易，但英国人却倍感兴奋。他们仿佛看到拿下西藏地方通商权指日可待，仿佛看到刺刀下的布达拉宫，于是以打了鸡血般的精神状态一鼓作气，胁迫驻藏大臣升泰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作为全权代表继续未尽的谈判。

一周后，左右为难的升泰以双方利益都要保护为依据，作出“容后再议”的搁置建议。在英军看来，这是其为后来侵藏留下的伏笔。

这场谈判最终催生出了孽果：中国失去西藏地方隆吐山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牧场。

忐忑不安的升泰自己也没有想到，失去国土竟获清廷通令嘉奖。

这是怎样的历史吊诡。

身处西藏的升泰，其实已经感受到英国的野心，加上朝廷派税务师身份的英国人赫政充当自己的助手，身处其间，被裹挟感与日俱增——

英国通过赫政，完全操纵了升泰。尝到甜头的英国趁热打铁，又一次“邀请”升泰前往印度继续上次未了的谈判。

赫政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充当了升泰的代表，他以印度单方面的要求为基础，使清廷丧失了自身的权益。

在旧中国海关档案室，藏有一份把控清政府财政大权数十年的北爱尔兰人、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给赫政的机密电报：英使馆已通知印度，承认你为升泰的代表，与你谈判。你可尽最大努力取得协议。

对作为驻藏大臣的升泰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任内西藏地方的两件大事：一是，主持九世班禅的坐床事宜；二是，如何竭力维护西藏的稳定。

1892年的正月，驻藏大臣升泰的公务日程安排一个比一个紧迫、重要，他的新年除夕是在繁星布满天际的路途中度过的。因为正月初三，他要在扎什伦布寺参加九世班禅受沙弥戒的隆重典礼。

在庄严的德钦颇章佛堂上，任何人看不出升泰内心的焦虑和英方给其施加的巨大心理压力。他神情庄严，强撑着圆满完成中央政府交办的九世班禅受沙弥戒这个责无旁贷的任务。

与第穆呼图克图在扎什伦布寺典礼现场分开后，升泰再一次昼夜兼程，于正月十二抵达边境地方——仁青岗。

刚刚到达仁青岗，英国就送来了三条要命的意见。对英国人有些恐惧又有些厌烦的升泰只好将这些意见转交西藏噶厦讨论。

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一条都不接受。

升泰转达这个回复时，英国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无可增删，也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

夹在中间的升泰要照顾各方情绪，只是没有人照顾他的心理波动。整日周旋于各方的中央驻藏最高官员升泰无法及时排解心中郁积的巨大压力，面对冷月边关，他久不能寐，内心与屋里的温度一样彻凉。

担任驻藏大臣仅四年的升泰最终病逝仁青岗，成为死在任上、且又

死在边境出差途中的第一位驻藏大臣。

印度大吉岭。

升泰的继任者、蒙古镶白旗人奎焕吸取了前两任的从政得失。他快刀斩乱麻，按照朝廷的旨意在升泰死后仅一个多月就与贝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随后又于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对英国的政策做了最大尺度的退让。

中央政府贯彻《藏印续约》的方法是采用超常规五百里加急谕令，要求驻藏大臣奎焕对三大寺僧侣一要切实开导；二要晓以利害；三要毋得固执成见，迷而不悟；四要照约勘明办理，不要再存异议。

高压下的贯彻并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设立的界碑“旋被藏人拆毁”[\[14\]](#)。

内争不止、外侵不断的西藏时局

1895年，光绪皇帝登基第21年，亲政第9年，九世班禅12岁。

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突然称病强烈要求辞职，全体僧俗官员会议认为达赖喇嘛已习修了全部经文，按例到18岁应开始亲政。驻藏大臣奎焕即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同意摄政辞职，年满19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

公元1895年3月4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正式亲政。

作为西藏最重要活佛之一的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赤列绕杰虽主动退居幕后，但其弟诺布次仁及其追随者企图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让第穆拉章继续执政。据说，第穆呼图克图之弟给十三世达赖喇嘛送上了一双“靴子”，形势由此发生了巨大翻转。十三世达赖喇嘛穿上这双装有咒语的靴子后，突然病倒了，护法神指出了靴子里的阴谋。十三世达赖

喇嘛下令彻查，就在逮捕第穆呼图克图弟弟的当晚，在达赖喇嘛未成年时出任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竟在其驻锡地丹吉林寺暴亡，享年45岁。

西藏地方内部争斗不止、外部侵略不断的时局令初涉政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手段趋于成熟。他从入主布达拉宫那一天起，耳边就没有离开过“英国侵略”这四个字，抗英成为他数十年来心中的自觉。中央政府批准其掌权，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要面对驻藏大臣“传知”给他内心并不情愿执行的皇令：

切实开导三大寺僧众，仍遵前旨将藏哲勘界事宜遵照条约办理，毋得始终固执，致酿衅端。

从“毋得固执”到“毋得始终固执”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措辞不断强硬，但血气方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自有其价值判断。他越来越感觉昏聩的驻藏大臣对中央政府隐瞒了什么，因为“强敌欺凌，议和非计”[\[15\]](#)。

其时，面对西藏时局，英国也颇感棘手，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正联手抗击自己，如何离间两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成为其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于是“妙计”出炉，英方要求在班禅管辖的康巴宗进行谈判，以引导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错觉，诱使其怀疑九世班禅及其身边人与英国人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实现破坏西藏两大格鲁派领袖团结的险恶用心。

幸运的是，九世班禅所领导的后藏僧俗依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站在共同抗英的战线上。

驻藏大臣有泰与桂霖的入藏

新上任的58岁的驻藏大臣有泰是前任驻藏大臣升泰的弟弟。他在受命前往西藏时极其勤奋，不断前往各部衙门查阅藏事档案、文牒，深研藏事，希冀赴藏之后能正确处理好西藏事务。然而，当其踏上赴藏征

程，尝到山河险远、道路艰辛之苦后，这位大臣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日益感受到藏事的艰难与复杂。尤其是当他在途中接到要求他到藏后立即“开导藏番，毋开边衅”^[16]的圣旨时，他顿觉心灰意冷。

他一面拦阻藏军开赴前线，一面立即同意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地点，并要求西藏地方派员参加。

可想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清廷大失所望，最终彻底放弃对清廷抗英的期盼。

康巴宗。

阵前，西藏两名低级别官员在主权问题上丝毫不让，与英国侵略军发生矛盾。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要谈判，就不需要带领200名士兵，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了。

英方为首者即荣赫鹏上校。这个英军头目曾在日记中写道：交涉旷日持久，且似有武力解决之必要。



九世班禅

1903年12月12日，千里冰封，寒风刺骨。英军在荣赫鹏的带领下穿过高耸入云的则利拉山口侵入西藏。

当时的九世班禅对此看得非常清楚，立即与身边的三品职官札萨喇

嘛作出精确研判：

一是，如果战争在自己管辖的康巴宗打响，扎什伦布寺将不可避免再遭浩劫；二是，荣赫鹏从亚东到江孜，英军所经之处大都是扎什伦布寺所辖土地。

九世班禅当机立断，火速派出代表力劝英军退至边界之外。但百密一疏，这一做法事先没有知会十三世达赖喇嘛。

新的误解由此肇源。

九世班禅派出的团队劝说无效。

再劝说，依然无效。

劝说缘何始终无效？荣赫鹏在日记中写下了真实的用意：拉萨当局谓吾人越境事，应由班禅喇嘛负纵容之责，故班禅为避免此种纠纷计，唯有恳余退出边境。

这恰是英国最希望看到的离间两位大活佛的良机。

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关系尚好。

1902年，班禅到拉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见，五幕场景对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处处显示出双方欢愉的画面：

第一幕：九世班禅在布达拉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行碰头礼，互致哈达；

第二幕：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九世班禅传授比丘戒；

第三幕：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见证西藏地方政府和扎什伦布寺联合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上珍贵的佛衣；

第四幕：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同到贝觉多吉热瓦参加法会，向“喜怒护螺龙王”献哈达；

第五幕：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九世班禅赠送一尊镶有宝石的释迦牟尼佛像。

外人只看表面，两人已肇隔阂。

第三章 肩挑政教两重担——清廷最后七年间的九世班禅

1904年，藏历木龙年。

光绪皇帝登基第30年。

29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已9年多，面对英国自西藏帕里的进攻，第二次抗英大幕由此拉开。

更新换代的快枪洋炮遭逢的依旧是刀箭棍棒。

年楚河畔的江孜，是亚东、日喀则前往拉萨的必经之地。

九世班禅此时22岁，已成长为一位仪态庄严的青年宗教领袖。

战前总动员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曲米新古石墙背后的掩体召开：

九世班禅明确表示，在这洋妖入侵的严重时刻，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要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那样齐心，像一只雄鹰的两翼那样协力，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1904年3月31日，英军出场仅5分钟，就使这一天成为屠杀藏族军民最多的一天。

狡猾的英军提出停火议和，诱使藏军熄灭点火绳。当停火之时，由于藏军手中的火绳枪点火需要时间，英军的快枪压弹迅速。英军突然发动袭击，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在英军马克沁重机枪的密集扫射下，驻防曲米新古的藏军猝不及防，仅仅4分钟，就有“七百名衣衫褴褛、装备极差的西藏人死在或快要死在高原上”[\[17\]](#)。

失败。

极其惨烈的失败。